

上海棉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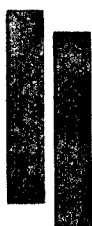
葉恭綽題



上海市博物館叢書

乙類 第二種

上海棉布



徐蔚南 著

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發行

上海博物館叢書
乙類第二種

上海棉布(全一册)

◎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 徐 蔚 南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
上海澳門路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序

初學社

博物館事業在歐美自發軔以來，於茲不過百餘年，其間改進之亟銳，邁往之可驚，稍涉足於柏林、倫敦、巴黎、紐約各大都市以迄窮鄉僻壤間，其博物館無問規模之宏陋，靡不活躍於民衆智識之普遍與高深研究之策進；其影響於國家之隆替，民族之興靡，夫豈偶然！民國肇建，外侮內患，曾無甯歲，於國家百年之計，遂多疏略；而博物館事業之運動，亦感蹉後。比歲以還，當軸諸公，奮鬪於國家興亡憂患之間，益事於生聚教訓爲民族復興之算；而博物館事業爲普及教育、提高民族意識、增進研究之要途，提倡之責，要不容懈。肇椿旣受命於市長吳公，爲是途之努力，因感提倡研究，以誘發高深興趣亦爲博物館事業之要着，乃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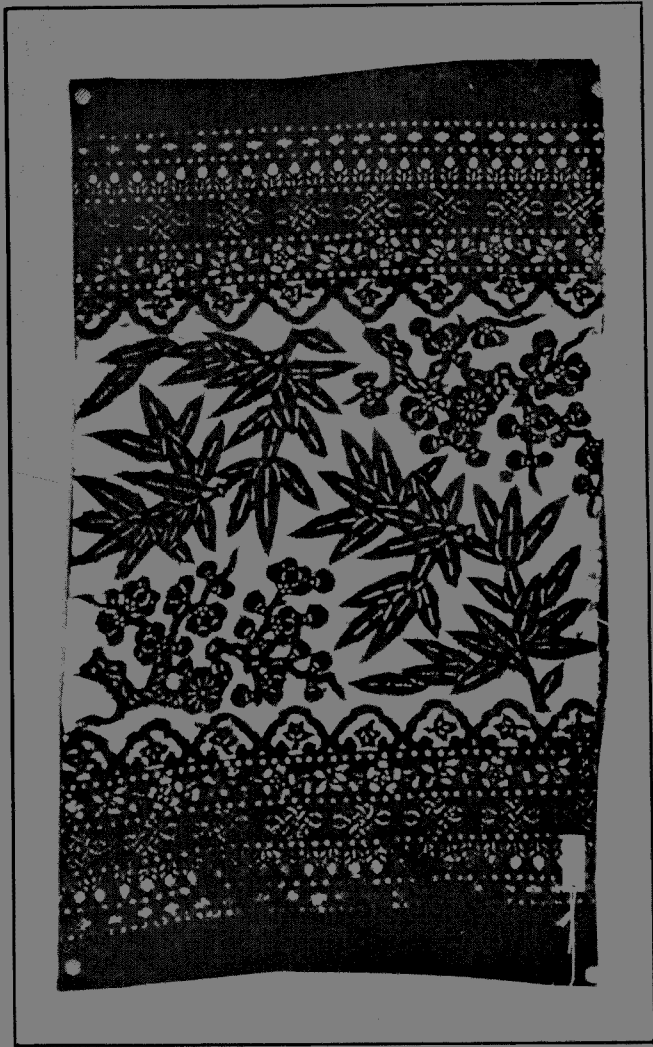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博物館叢書之輯，內容性質暫分博物館學、歷史、藝術、考古四項。惟以編行伊始，譾陋謬誤在所難免，是望海內明達予以教正，曷勝厚幸！

上海棉布付印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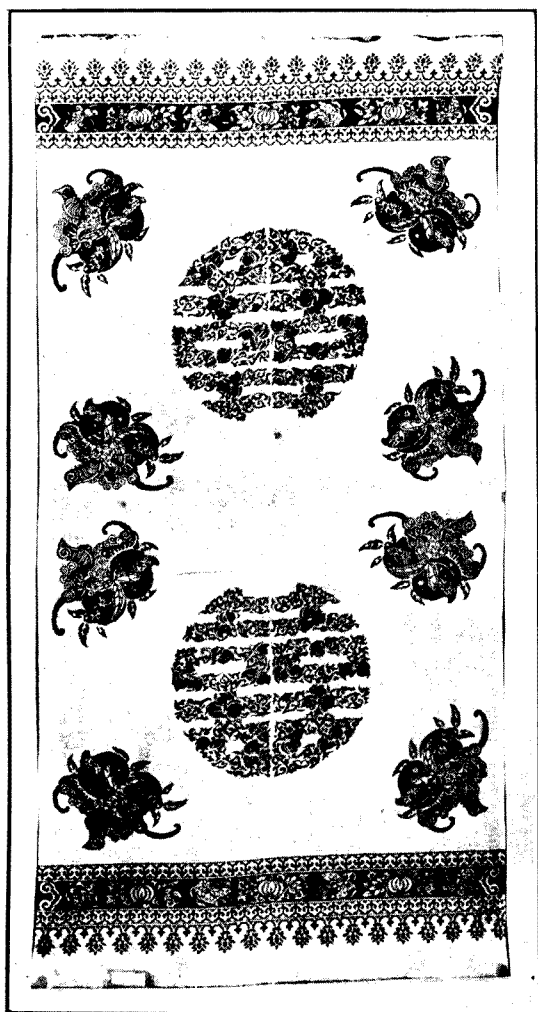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棉織手工業，自宋元而至明清，素稱極盛。「衣被天下」，乃滬人所引以爲自豪之語。然自鴉片戰役上海開埠後，機器織物源源輸入，土布銷路頓形衰退；既而機器布輸入愈多，外商且在本市設廠製造，土布慘敗之局，於是不可收拾，降至近日，僅得苟延殘喘耳。今市博物館陳列土布多種及老上海紡織工具模型，所以表示上海一大產業之史跡也。因就上海棉布及其紡織工具，略加敘述，以供瀏覽市博物館者作參考之一助。

中華民國廿五年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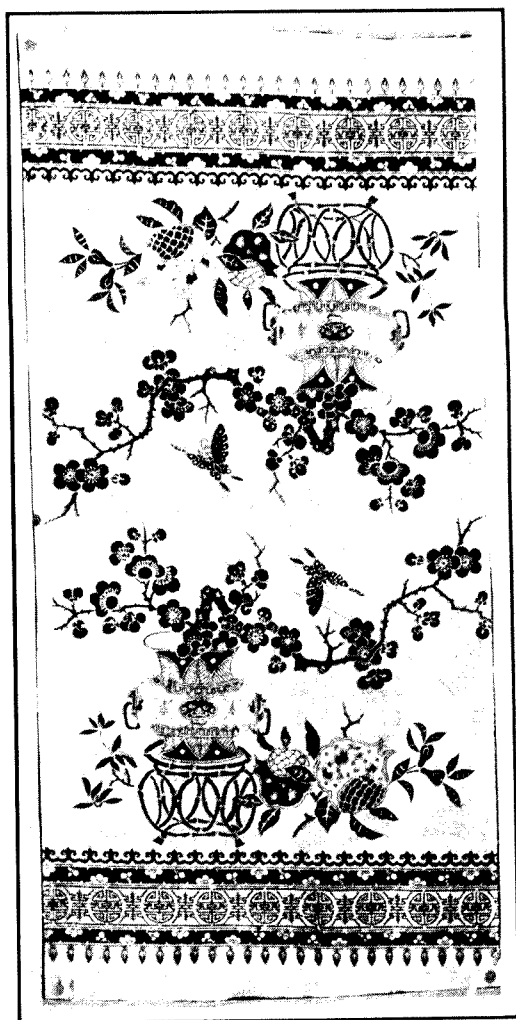
徐蔚南



(花拷地藍)巾手布麗高



(花藍印地白)巾手布麗高



(花藍印地白)巾手布麗高



清同治間印花布女衫

上海棉布目次

- 一 上海棉布之起源
- 二 上海棉布之類別
- 三 上海棉布之銷路及其生產量
- 四 上海棉布之紡織工具
- 五 上海棉布之織工

上海棉布

一 上海棉布之起源

棉花紡織爲布，名曰吉貝布，因棉花初名吉貝也，閩廣間多有之。宋代移植木棉於烏泥涇，滬上始亦有吉貝布之出產焉。然初無蹋車椎弓之製，率用手剖去子，線弦竹弧，置案間，振掉成劑，厥功甚難；所製成之布匹，雖未必精良，然元至元間，已稱布以松江者爲佳。迨至元元貞間，有黃道婆者自崖州來滬，乃教人造桿彈紡織之具；至於錯紗配色，綜線軋花，各有其法，故織成被褥帶幌，其折枝、團鳳、棋局、字樣，粲然若寫。人既授傳，競相製造，轉貨他郡，鎮人賴之。其後三紗布滋爲象眼、綾紋、雲朵、膝欄、胸背等樣。至明成化間，鄉人有餉貴近者，流聞禁庭，下

府司織造赭黃、大紅、眞紫等色；龍鳳、斗牛、麒麟等紋。海上木棉布之聲譽自是益盛，而行銷徧天下矣。

二 上海棉布之類別

上海所產之棉布，就其最重要者言，則分四種：曰扣布，曰稀布（希布），曰標布，曰高麗布。

(1) 密而狹短者爲扣布，俗名小布，又呼短頭布；幅狹八寸，匹長丈五六尺，出東鄉，價最賤。

(2) 幅闊尺五六至七八寸，匹長二丈者爲稀布。

(3) 幅闊尺許，匹長二丈許者爲標布；有平梢套段之分，總名大布，出三林塘陳家行，價最貴。

(4) 綾文梭起而疏者，爲高麗布，出洋涇高橋等處。
稀布之中，復有東稀，西稀，龍稀之別：

(1) 東稀闊一尺一寸二分至一尺一寸八；長一丈七尺半至一丈九尺。四

鄉均有出產。

(2) 西稀闊一尺零七分至一尺一寸四分；長一丈六尺至一丈七尺半。出西南各鄉；亦名清水布。

(3) 龍稀闊一尺一寸；長二丈二尺。出龍華鎮附近，故名。

高麗布又名洋袍，經文凸起如柳條形，有二八袍、三三袍、三七袍之別：

二八袍 闊九寸二分至九寸八分 長一丈七尺

三三袍 長二丈一尺

三七袍 長二丈七尺

其織爲手巾用者，稱高麗手巾。高麗手巾之織法，出處及闊幅與高麗布同。惟每匹分十條，分條處有裂縫。每條兩頭有藍緯紗數莖。有二四巾、二五巾、二八巾、三三巾四種：

二四巾長一丈三尺

二五巾長一丈八尺

二八巾長一丈六尺

三三巾長二丈一尺

其二五巾較二八巾反長者，係舊時習慣，固並無理由可言也。

此外尚有中機、套布、白生、蘆紋布、柳條布、格子布、雪青布、斗紋布、紫花布等名目，茲亦分誌如左：

中機 較標布稍狹而長。

套布 有東套、北套、加套、廿八套之別。除北套、加套、廿八套、係鄰邑所出不計外，惟東套出本邑東南各鄉。每匹闊九寸三分至九寸八分；長一丈六尺至一丈八尺。

白生 又名小標，出洋涇、高行、張家橋、東溝等處，闊九寸半至九

寸八分；長一丈三尺至一丈三尺五寸。

蘆紋布 經緯均藍白紗間格織成如蘆扉形者。出塘灣、閔行左近各鄉。每匹闊一尺三寸五分至一尺五寸；長一丈九尺至二丈一尺五寸。

柳條布 有藍柳條、白柳條之別，經紗藍紗間格。藍柳條用藍紗作緯；白柳條用白紗作緯。其丈尺出處與蘆紋布同。

格子布 藍白紗所織如窗格形。丈尺出處同柳條布。

雪青布 藍經白緯。丈尺出處，亦同柳條布。

斗紋布 又名正紋布。經緯紋如方勝者。有廿八斗、三十二斗、三十六斗之別。闊均九寸至九寸五分；至其長度：廿八斗爲二丈一尺；三十二斗爲二丈四尺；三十六斗爲二丈九尺。出處則與高

麗布同。

紫花布 以紫花織成者。出法華鄉及寶山縣。

東稀、西稀、套布、扣布等，經染坊加工後，則有括絨布、踏光布、藥斑布等名目。

括絨布 染成而以刀括有芒如氈氍者。

踏光布 染成後復經踹布坊加工者。其法下置磨光石板爲承，取五色布捲木軸上，上壓大石如凹字形者，重可千斤，一人足踏其兩端，往來旋轉連之。布經踹踏，質緊薄而有光。

藥斑布 俗稱澆花布，亦名印花布。細分之復有二種：一曰括印花，乃以灰粉滲膠礬，塗作花樣，隨意染何色而後刮去灰粉者；一曰刷印花，乃以木板刻作花卉，人物，禽獸以布蒙板而研之，用五色刷其研處，華采如繪。就印刷而言，又分雙單兩種。單印者止印布之正面；雙印者，兩面均印。

染布之染坊，以其所染之色采而有分別。稱藍坊者，染天青、淡青、月下白。紅坊則染大紅、露桃紅。漂坊則染黃糙爲白。雜色坊則染黃、綠、黑、紫、古銅、水墨、血牙、駝絨、蝦青、佛面金等。

往昔尙有漿紗布，如標布，色稀鬆而軟者，至清初已不復見。又有錦布，色樣不一，若古錦然；惟至清同治間已屬罕製之品。又有絲布者，乃以絲爲經，以棉爲緯，亦多有花紋，俗稱雲布，亦卽綾布。

法華鄉志稱：「布之佳者曰尖布；劣者曰皮布」。蓋物之佳者俗稱尖，至今仍然，張春華滬城歲時衢歌亦曰：「布之精者爲尖，有龍華尖七寶尖名目」。

三 上海棉布之銷路及其生產量

上海之布銷行素極廣大，徧及全國。明代盛行之標布，多銷秦晉京邊諸省，清初盛行之中機，則走湖廣、江西、兩廣諸路。各地富商巨賈操重賞而市者，白銀動以數萬計，多或數十萬兩，少亦以萬計。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，而爭布商如對壘。牙行非籍勢要之家不能立足。褚華木棉譜中有云：「明季從六世祖贈長史公精於陶猗之術，秦晉布商皆主於家，門下客常數十人，爲之設肆收買，俟其將戒行李時，始估銀與布捆載而去，其利甚厚，以故富甲一邑」。上海布業之盛況，可於是中窺見一斑焉。迨至清乾嘉時代，各地商賈於滬上紛紛設立會館，同鄉勢力漸增，於是乃自募會計之徒，出銀採擇，或竟設局廣收矣。清光緒初年，外布輸入未多，棉織工廠未興起之時，上海棉布之銷行仍甚普遍，如：

東 稀 年產三十餘萬疋

多銷東三省

西 稀 年產百萬疋

銷東三省、直隸、山東

套 布 年產百三四十萬疋

銷東三省、北平、山東、浙西

白 生 年產二三十萬疋

銷東三省、山東

蘆紋布 年產四五萬疋

銷蘇、杭、徽州

高麗布 年產三四萬疋

銷廣東

高麗手巾 年產四五萬疋

銷閩浙及本埠

龍 稀 年產一萬疋

銷本埠

格子布

銷本埠

柳條布 年產千疋

銷本埠

雪青布

銷本埠及蘇屬各鄉

斗紋布 年產七八千疋

銷閩、粵、山東、及本埠

紫花布

專銷閩省

清光緒中葉以後，外布輸入日多；國內機器布廠亦復設立，因之如龍稀、柳條布、格子布、斗紋布四種產銷俱無。至民國東稀則以西稀東套改織，並將每疋加長一尺半，每年約出五六十萬疋。民國元二年間所銷以本色爲多；民十五六年時，則染色者居十之九。西稀每年祇出十餘萬疋。套布亦因銷路減少，祇出四五十萬疋。蘆紋布則有新老機之別：老機闊一尺三寸至三寸半，長一丈七尺半至八尺；新機闊一尺四寸二分至七分，長二丈至二丈一尺，每年兩共約出十萬疋。雪青布每年約出四五萬疋，印花布年出二十萬疋。

自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東三省銷路日少，而各國機織棉布則逐日增加，上海手工業棉布之運命固已日薄崦嵫矣！

四 上海棉布之紡織工具

(一) 軋車

棉花收成後，欲用以紡紗織布，則第一步工作即爲治出其核。出核之器，最初爲軋軸，後改用攪車，較爲便利。攪車用四木作框，上立二小柱，高約尺五，上以方木管之。立柱各通一軸。軸端俱作掉拐，軸末柱竅，不透。二人掉軸，一人喂上綿英，二軸相軋，則子落於內，棉出於外，比用軋軸，工利數倍。徐光啓讚美攪車云：「今之攪車，以一人當三人矣。所見句容式，一人可當四人，太倉式，二人可當八人」。然攪車終又加以改良，即所謂軋車是也。以木爲之，形如三足几，坐則高與胸齊，上有二耳卓立。空耳之中，置木軸一，徑三寸，有柄在車之左，以右手運其機；向外復置鐵軸一，徑半寸，有輪在車之右，以左足運其機。向內皆用木楔

籠緊，中留尺許地，取花塞兩軸之隙，而手足胥運，則子自內落。無子之花自外出，若雲黶黶，成花衣。案木軸俗呼木桿，鐵軸俗呼鐵桿。在車右者今不用輪，但置一木，兩端大而中細，俗呼甩花郎頭。

(二) 彈花弓

木棉彈弓，以竹爲之，長可四尺許：上一截頗長而彎；下一截稍短而勁，控以繩絃，用彈棉英，如彈氈毛之法，務使結者開，實者虛，假其功用，非弓不可。明代卽以木爲弓，蠟絲爲弦。褚華木棉譜則稱剡木所爲，長五尺許，上有頭，圓而小；下板，方而闊，弦粗如五股線。

(三) 彈花槌

圓木長六七寸，徑二三寸，兩端大而中略細，彈者手握細處。褚譜置弓花衣中，以槌擊弦作響，則花衣驚散如雪，成熟花衣。

(四) 釣花竹

細竹長六七尺，彎之而繫繩其端，以屬諸弓。

(五) 團花凳

矮纜三寸許，彈花者坐之，有背焉，鑿一眼，以插鈞花竹其中。

(六) 搓花蓋與門子

木板，長方，厚寸許，上置握手處。褚譜約熟花衣作帶形，削細竹莖爲心，一手執其末，一手執板覆之，一推一卻，花衣乃捲竹上，卽抽出此竹。其狀外圓中空，爲條子。案竹莖，俗呼爲門子，往時稱木棉捲筵。農政全書中云：「木棉捲筵，淮民用蜀黍梢莖，取其長而滑。今他處多用無節竹條代之。其法先將棉毳條於几上，以此筵捲而卑之，遂成棉筒，隨手抽筵。每筒牽紡，易爲勻細，皆捲筵之效也」。徐光啓時代，似僅有捲筵，而未有搓花蓋也。

(七) 紡車

紡車有二種，一爲手車，一爲腳車。

立兩木爲柱，高與胸齊，下設橫木於柱之左，長二尺許屬諸矮木，俗呼手車耳朵者，以安旋；穿木於立柱之上以爲轂，貫轂以竹條，作槓榫形；又籬竹條之末，使成兩輪；以絲草繩聯兩輪爲一。別搓棉紗作弦，圍其輪，而下屬諸旋之頸，置柄於轂，以右手運輪，而左手持條子，黏於旋梢，牽轉成紗。是爲手車。

一種亦以木爲，有背有足，別刻木附於背上爲插旋之頸，鑿三孔焉，以受旋，而設輪於背之中，以熟牛皮一條，俗呼皮弦者，環繞輪上。復以橫木，名踏條者，尖其端，以貫輪之竅，以一端置車之足。紡者將兩足布踏條上，抑揚運之。左手持條子三條，黏旋梢而牽引焉。右手持一短竹，俗呼押紗棒，將紗押附於旋。是爲腳車。

(八) 紡車旋

以木爲之，尖銳而長。所紡出之紗寬勻而佳。褚譜作「錠」。

(九) 經車

褚譜以棉紗成絛，古用撥車，持一繖，周匝蟠竹方架上，日得無幾。繼用軒床，制如交椅，其上豎列八羅，以掉枝牽引，分布成絛，較便於前。今則取所謂如交椅者，令人負之而趨，一人隨理其緒，往來數過，頃刻可就，名其負車曰經車。案車以圓竹爲外圍，長三尺餘，闊二尺許，中豎一圓竹爲界，鑿十餘孔於竹左右，削細竹莖橫穿之，形如糊板，用則貫紗筒於竹莖，車走則筒轉而紗抽矣。

(十) 糊盆

大倍於脚桶，作橢圓形，俗呼糊船。褚譜：棉紗成絛後，次乃用漿，漿必細白好麵，調法不可太熟，熟令紗墨，不可太生令紗不緊，須在糊盆漿浸過夕。

(十一) 刷木帚

劈竹爲之，背長二尺許，兩人分執一頭，力刷經紗，使漿勻而紗細。褚譜：曉露未晞，或天陰不雨時，植竹架於廣場，絳紕兩端，以帚痛刷，候乾，於分紕處，間以交竹，捲如牛腰，然後上機。

(十二) 布機

四足如牀，前矮後高，支片木於首，織者坐焉，名坐機板。次立兩耳，以八棱木橫貫之，可旋轉以盤布，曰布軸。次有扣門，空其中，以裝布扣。扣門左右，各設木焉，厥形如股，可屈可伸，外懸綜頭，以棉紗線染絳爲之，或二頁，或四頁。立木於綜頭二旁，上設機焉，形如甘字，名鴉鵲，垂四繩於鴉鵲，以下分屬於綜頭。又於綜頭之下，設兩木板，闊僅容足，坎地置之，名踏脚，繫兩繩於踏脚上，以分屬於綜頭，織者左右足迭踏，鴉鵲爲之一俯一仰，而綜頭之頁，迭隨升降。布經之穿綜頭者，遂遂

頁分開，可容梭織矣。後足上設橫木焉，以捲布經於中間，兩頭穿木爲枝格狀，如行馬者，俗名滴花，總謂之布機。

(十三) 布扣

削篾編成，以薄而勻密爲佳。

(十四) 梭子

腹扁闊，中空，鑽竅於兩端，削細竹莖爲心，以貫紗緯，殼而納諸竅，又穿細孔於梭旁，以引紗尖，銳其梭子兩頭，鑲以牛角，便利穿擲。

(十五) 布撐

削細竹兩根，交互束之，包銅皮於頭，設三尖刺焉，以撐布邊，使緯緊密。

(十六) 括布刀

長尺餘，兩頭皆有柄，刮麵於布，使倍光平，唯標布用之。

(十七) 布夾

布在機上，織刮後剪下，摺疊成匹，夾以板，板立兩耳，耳各數孔，用楔籠緊，使就平貼，亦唯標布用之。

五 上海棉布之織工

上海棉布織工均爲女子；日可得一疋，亦有極一日半夜之力，得布二疋者，然僅見耳。織之時，以紫色拈經紗之邊爲捏目，謂數有眼目也，交竹梗處爲頁，每六頁爲疋，貧家往往待織婦舉火，布成漏或四下矣。其夫若子負之出，雖霜雪不敢憚也。村行苦寂，必有侶伴。此種景況，於俗曲如張鳳山賣布中，頗多逼真之描繪也。上海以一女子黃道婆之力，而展開棉織品之盛況，終於棉布之業，卽在今日沒落之時，惟賴女子而維持，上海婦女於社會經濟之貢獻，其偉大爲何如哉！然而上海婦女之勞苦亦至矣。明徐獻忠布賦描述織工之勞苦云：

『……子亦欲聞其勞且病乎？若乃鐵木相軋，手挽足壓。且餒且拗，出絮吐核。張弓柱弦，弦急聲噎。牽條絡車，啞啞錯雜。借光於膏，

繼夜於日。心急忘寐，力疲歌發。衾簟空寒，漏水寂溢。婦子喧闐，老穉畢力。」

『客曰，「若是勞乎？」』

『曰，「未也。嫠婦卷袖，妖姬解珮。含愁入機，凝寒弄杼。流蘇綰綜，一伏一起，踏躡相次，上下不已。縷斷苦接，梭澀恐膩。手習檻匡，聲揚宮徵，長夜凄然，得尺望咫。寒鷄喔喔，解軸趨市。方是時也；母聞謗而不暇投杼；妻迎夫而帖然坐起。」』

『客曰，「若是勞乎？」』

『曰，「未也，織婦抱凍，龜手不顧；夫匹懷饑，奔走長路。持莽莽者以入市，恐精粗之不中數。飾粉傅脂，護持風露，摩肩臂以授人，騰口說而售我。思得金之如攫，媚買師以如父。幸而入選，如脫重負，坐守風簷，平明返顧。」』

「客曰，「若是勞乎？」」

「曰，「未也，婦辭機而望遠，子牽裳而懇饑，先潔釜而待米，旋汲水而候炊，語少待以相慰，既久竚而始歸。夫嬰嬰以捐涕，云攘攘者在途，索子錢而不釋，併布母以如飛。夫狼攫虎瞰，肉寒骨解，無一語之抗聲，猶三號而稱怪；握兩手以授之，拂空拳而吞歎。雖卒歲之靡從，完小信而不怠；是豈但一織婦而衣十人，殆所謂一室肥，而衆俱瘵者也。……」」

明代之描寫，或稍嫌陳腐；然而今日沒落中之上海織婦，其窮苦情態，或且較明代爲尤甚也。

標商冊註

